

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序

一
中

中國佛教會，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廿七日，在南京毘盧寺召開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，未幾，內戰殷熾，在戰亂中，部分理監事隨政府來台。民國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，在台北善導寺召開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，歲月悠悠，滄海橫流，至今已歷十六屆，歷經六十二個春秋了。

在漫長的歲月中，教會內部人事的更迭，外在政治環境的變遷，這中間雖然多少風雨的掠過，但是中國佛教會像一朵逸異的奇葩，六十多年在風吹雨打中屹立不移。

淨良長老於民國九十年十月，榮膺第十五屆理事長，於今八年，兩任即將屆滿，在任期屆滿前，發心編印《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》，將佛教會多年來的既珍且實的原始文稿，公諸於世。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出版品，將成為研究近代佛教的寶典，其價值之重大，影響之深遠，刊行問世後，勢必興起洛陽紙貴之風。

近年來，佛教界出版了一些個人的口述歷史及傳記史書，這些史書提供了研究近代佛教史的參考，有其歷史的價值與意義，但是有些口述歷史書中，由於口述者記憶的模糊，而記錄者並不知當年事，因此常常將佛教中某年發生的某一件事，將年代與事情的內容記錯，而發生於事情中的人物則張冠李戴，與當時事實並不相符。尤其涉及中國佛教會的部分，有些口述者在當時亦是道聽塗說，並非其親身經歷的事，因此口述的內容與事實頗有出入。如果這些不實的記述不幸被載入史冊，那就謬種流傳了。

再者，在某些大德的傳記中，對中國佛教會這個組織，頗多微辭，尤其對中佛會的理監事及理事長的選舉，更多謫咎。有些大德，當選了中佛會的理事或常務理事，認為自己是眾望所歸，可是在理事長的選舉中落選了，則痛心疾首，憤慨中佛會選風不正，派系操縱選舉，認為這個組織有問題，必需要改革。其實問題不在

佛教會，而是在自己，同樣的選舉，只因自己當選與落選，評判則完全不同。因此，這只是個人的得失心態之鳴，這種心態是一時的情緒，它不是事實，不能作為史實來記載，因為治史者要「秉筆直書」，否則，不是治史，是寫人物故事。

佛教會是依政府的社團組織法而組成的，既然是社團的組織，理監事及理事長都必需透過選舉才能產生。選舉這種制度，是否適合於佛教這是另一個問題，但是既然選舉就有當選與落選的可能，我們既然參與選舉，就不能只認定當選而否定落選，否則，就不要參與選舉，這是每個人必具的民主素養。在佛教中，有很多大德一生未曾參與過佛教會的任何選舉，也未當選過佛教會的理事及理事長，但是並未影響他在佛教中崇高的德望。

中佛會每四年一改選（過去是三年），每次選舉必有人當選，當然也有人落選，因此選完總有一些蜚短流長，這些流言傳播久了，好像就是事實。如今中佛會能將歷屆文件原檔公諸於世，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傳說，必有一些澄清的作用。

世間法永久是相對的（只有真如是絕對的），有得必有失，有利亦有弊，有人讚嘆必有人詆毀。佛教會是由眾人（四眾）所組成的團體，它做任何措施不可能人

人滿意，有人贊成，有人反對，贊成與反對是基於個人的觀點及利害關係而表現的不同的反映。記事是把不同的反映都記載下來，不論贊成與反對；但是不能選擇而記，也不能因自己的好惡而記，依事實而記才是史實。當然如果要特顯某一件事，或特彰某一個人，有其特別的記述用意，那就不是史實的範疇了。

佛教會處理會務工作，經常都是由三個會議決定：一是會員代表大會，二是理事會，三是常務理事會，所有重要會務及佛教中的重大事情，都必需透過這三個會議討論決議後才能施行。這次印行的檔案彙編第一個系列是這三個會議的紀錄存檔。在每一冊的前頁有「導論」，摘錄這一冊中各次會議的討論要項及執行的情形，後頁有「大事紀」，不僅記載佛教會本身的會務大事，同時也記載了當時佛教界發生的大事，因此這是一部六十年來台灣佛教的年鑑，是一部非常珍貴的史料。從這些史料中，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瞭解到，六十年來佛教在台灣地區的發展，高僧大德們在這塊土地上，開疆闢壤，犧牲奉獻，六十年來所創造的輝煌成果。

出版這部文獻，是永傳後世的勳業，本人不勝歡喜讚歎，因此不付固陋，謹序稱頌。

二〇〇九年四月八日於善導寺

例如經商，有人由盈變虧；有人接手之後，很快就由虧轉盈了，而且從此蒸蒸日上，生意越做越好，業務越推越廣，店舖越開越大，並且連鎖商店越開越多。這與個人的因緣福報有關，更與個人的氣量智慧有關，這也就是我所說的「禍福虧盈應可求」的內涵了。

「小卒販夫由土掩」，這是七言律詩中的第五句，談的是關於滾滾人流投奔娑婆世界而來，其中有小卒販夫，卑鄙下賤，貧窮困苦；也有王侯將相，地位崇高，家財萬貫，榮華富貴，福樂無比，從表面看，生前地位懸殊難成正比，但死後「小卒販夫由土掩」，意思是說，這卑微苦命的一群，最後的結局是一杯黃土；貴為「王侯將相」的其最後的結局，難道永生不死嗎？說來令人傷心，不幸得很，他們也逃不了一死，死的樣式，貴賤相同，也是一杯黃土，王侯將相的威風不見了，墓地上所見到的也只是令人憑吊的「野草閒花滿地愁」了！所以我才不得不以心酸的口吻來個「王侯將相也同疇」作結論。

「如山業力為牽引」，這是來個總結，總結上面所提到的同樣是娑婆世界的旅客，同樣浩浩蕩蕩而來到這個多災多難的人間，還攪人種歧視，階級鬥爭的玩意，行程竟分春夏秋冬的長短；悲歡離合的不安定；禍福虧盈的滄桑；並劃分為小卒販夫的勞苦大眾，又永遠困

在飢寒交迫受苦受難，更製造了一群養尊處優王侯將相有閒階級，而昏昏糊糊地寧可酒肉臭，從不知曉路有凍死骨的不幸！他們只欣賞高人一等的傲慢，從未想到小卒販夫黃土掩，他們自己亦同疇的結局。

其實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在超凡入聖的聖者之慧眼之中，他們這班人通通都是糊塗蟲，醉生夢死，猶如一具行屍走肉，他們從來就未逃出業力的魔掌，他們生命的長短，悲歡離合的境遇，福兮禍兮或虧或盈的滄桑，作小卒，當大官，這一切的一切，請不要氣鼓鼓的怨天尤人了，因為與天無關，也與人無關，那裡來的呢？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你，是自作自受，這正是如俗語所說：「自掘墳墓，自我埋葬」，你也一定不相信自己會做這種糊塗事，一點也不錯，這正是聰明人作糊塗事。因為他作這類事時，他志在害人，所以他當時還認為作的是害人的聰明事，所以大作特作，越作越多，作得滿開心的，誰知結局竟是害人反而害己，這還不是糊塗蟲嗎？

可見人生的壽長壽短，福禍虧盈，窮鬼抑富豪，都是業力所感，也乃是親手安排，與人無關，不宜埋怨別人，應該埋怨自己，深思熟慮，認真檢討，才有改進的可能。

「如山業力為牽引」，「如山業力」便是形容眾生從